

# 社会善念测量范式的本土化探索及信效度检验\*

田 一<sup>1</sup>, 王 莉<sup>2</sup>, 许 燕<sup>3</sup>, 焦丽颖<sup>4</sup>

(1.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6; 2. 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 北京 100048;  
3.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4.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3)

**摘 要:** 社会善念是一种个体所具备的良好品质, 在人际互动情境中表现为: 能感知他人状态、尊重对方选择, 同时愿意做出选择权的让渡。其测量范式源于笔选择范式, 研究以经典社会善念测量范式为基础, 从物品处理、偏好控制、稀缺刺激三个方面, 探索本土化社会善念测量范式。结果表明, 最终形成的社会善念测量范式三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为社会善念的跨文化测量和研究起到奠基性作用。

**关键词:** 社会善念测量范式; 本土化; 信效度

**中图分类号:** B8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23)01-0090-07

## 1 引言

社会善念(social mindfulness)由 Van Doesum 等(2013)提出, 最初译为社会正念。后有研究者认为译作“社会善念”能更好地反映其背后的意义, 更具中国特色(窦凯等, 2018; 田一等, 2021), 并将其定义为一种个体所具备的良好品质, 在人际互动情境中表现为: 能感知他人状态、尊重对方选择, 同时愿意做出选择权的让渡(田一等, 2021)。

社会善念的测量来源于笔选择范式(Pen-choice Paradigm)(Kim & Markus, 1999; Hashimoto, Li, & Yamagishi, 2011), 后来 Van Doesum 等(2013)受此启发, 开发了一系列社会决策任务组合, 使物品选择范式发展成为测量社会善念的一种经典范式(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 简称 SoMi 范式)。该范式充分反映了个体做出顾及他人的选择, 而这种选择包含了善意关注他人控制结果的技能和意愿(van Doesum et al., 2013)。该范式当前更多地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有所应用(Mischkowski et al., 2018; Van Doesum et al., 2020; Van Doesum, Tybur, & Van Lange, 2017; Van Doesum et al., 2013), 但利他选择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 而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维度。例如, 在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下, 个体处事原则是不给别人添麻烦(Hashimoto et al., 2011), 社会善念中的利他选择更多是防御聚焦(prevention focus), 即保持现有的好名声, 预防自私选择损害个人形象。但在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

下, 社会善念中的利他选择更多是促进聚焦(promotion focus)(Higgins, 1998; Lockwood, Jordan, & Kunda, 2002), 为他人考虑的选择可以使其获得积极的认可或自我奖励。Van Doesum 等(2021)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表明社会善念在 31 个国家或地区存在显著差异。有研究者指出, 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互动模式, 影响了个体对利他选择的不同推断, 进而影响其社会善念的表达(任彧, 2017)。

国内学者关于社会善念测量范式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互动层面的感知视角(Dou et al., 2018; 杨翠, 2020; 陈雅姣, 2019; 仇不凡, 2019; 窦凯等, 2018a; 窦凯等, 2018b), 而在个体层面的应用仅有几位研究者涉及, 其结果存在较大待议问题, 信效度有待进一步验证(陈满琪, 2016; 刘嘉, 2018; 陈琪等, 2020)。因此, 非常有必要探索本土化社会善念测量范式, 并检验其信效度。

研究拟首先考虑对选择物品的处理。例如, 经典 SoMi 范式使用的郁金香、巧克力、奶酪等物品, 具有典型的西方特色, 是否适合于其他国家被试? 同时, 物品的属性不宜过多, 经典 SoMi 范式中同一组物品之间较多的属性差异, 例如颜色、形状等。其次, 被试对备选物品进行选择时, 会不会依赖于自己的物品偏好进行选择, 从而导致无法用“非唯一物品”选择比例来衡量个体的社会善念水平。最后, 有研究表明人们遵循相应的策略驱动做出自我选择, 大多数人会选择稀缺性物品, 而那些对多数对象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1671160), 贵阳孔学堂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重大课题(KXTXT2016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363)。

通讯作者: 许燕, E-mail: xuyan@bnu.edu.cn。

有所偏好的人占少数,被称之为“文化游戏玩家(cultural game players)”(Hashimoto et al., 2011)。因此,如何避免稀缺刺激所带来的“文化策略”问题,是需要重点考虑的。

基于以上问题设计三个研究,从物品处理、偏好控制和稀缺刺激三个方面进行探索,以期为国内社会善念研究提供工具。

2 研究1 社会善念测量变式一的探索:物品属性

2.1 研究目的

研究通过对经典 SoMi 范式进行物品普通化和单一属性改编,检验个体层面的社会善念测量变式一的信效度,确立本土化普适性的社会善念测量范式。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在北京某高校招募 60 名大学生。其中,43 名男生,17 名女生。年龄在 18~22 岁( $M=19.82, SD=1.02$ )。

2.2.2 研究程序

首先,对实验物品进行本土化普适性改编。将经典 SoMi 范式中的郁金香、巧克力、奶酪等物品删除,增加一些不具文化特征的常见物品;然后由研究者邀请 2 位心理学教师和 3 名心理学研究生进行基

于物品的访谈,主要询问他们认为这些物品的普适程度,以及在后续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其次,对实验物品进行单一属性的调整。为了防止其他属性的干扰,确立依据某一属性作为物品区别的指标,然后让访谈者对实验物品的单一属性进行评价。依据访谈者建议,最终确立以颜色作为单一属性,初步选定 20 对物品;然后在课堂上请 52 名学生对初步选定的物品从熟悉度、依赖度、便捷度和社会度四个方面进行评分,对综合排名在前 15 位的物品进行讨论,最终选定 12 对普适性很高的物品,且每对物品仅有颜色属性的差别。以此为基础探索个体层面的 SoMi 变式一。

该范式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参与者选择非独一无二的物品(例如蓝帽子),则另一个人仍然可以选择两类物品(蓝色或黄色帽子),这将被记为社会善念(计 1 分)。但是,如果参与者选择了唯一的选项(黄帽子),他人只能选择另一类选项(三个相同的蓝色帽子),这将被记为无社会善念(计 0 分)。各物品呈现顺序如表 1 所示。最终分数为实验组计分的平均值(即社会善念计分的比例),得出的数字介于 0(全部是无社会善念选择)和 1(全部是社会善念选择)之间。

表 1 社会善念变式一中的物品呈现顺序表

试次	物品	实验	物品在屏幕上的呈现	计分	
				a	b
1	1	S	aaab(b-唯一选项;a-社会善念选项)	1	0
2	2	S	aaab	1	0
3	3	S	aaab	1	0
4	4	C	aabb(非结果选择的控制条件)	-	-
5	5	C	aaab	-	-
6	6	C	aabb	-	-
7	7	S	aab(b-唯一选项;a-社会善念选项)	1	0
8	8	S	aab	1	0
9	9	S	aab	1	0
10	10	C	aaa(非结果选择的控制条件)	-	-
11	11	C	aaa	-	-
12	12	C	aaa	-	-
13	12	S	bbba(a-唯一选项;b-社会善念选项)	0	1
14	11	S	bbba	0	1
15	10	S	bbba	0	1
16	9	C	bbaa(非结果选择的控制条件)	-	-
17	8	C	bbaa	-	-
18	7	C	bbaa	-	-
19	6	S	bba(a-唯一选项;b-社会善念选项)	0	1
20	5	S	bba	0	1
21	4	S	bba	0	1

续表 1

试次	物品	实验	物品在屏幕上的呈现	计分	
				a	b
22	3	C	bbb(非结果选择的控制条件)	-	-
23	2	C	bbb	-	-
24	1	C	bbb	-	-

注:“实验”列的 S 代表实验组, C 代表控制组。

最后,在计算机课上,将 SoMi 变式一呈现在计算机上,同时将大五人格量表(Big Five Inventory)中的宜人性分量表(Benet - Martínez & John, 1998)、一般信任问卷(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人际反应指数的观点采择和移情关怀分量表(Davis, 1983; 戎幸, 孙炳海, 黄小忠, 蔡旻颖, 李伟健, 2010; 张凤凤, 董毅, 汪凯, 詹志禹, 谢伦芳, 2010)、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The SVO Slider Measure)(Murphy et al., 2011)作为效标工具,放在问卷星平台上,让学生统一作答,作答结束后给予 5 元报酬。

## 2.3 研究结果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研究所涉及的 6 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 1,且第 1 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25.96%,低于 40% 的临界标准,表明研究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结果发现,个体层面社会善念的均值为 0.52,标准差为 0.26。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8,但是效标关联效度较差,与效标变量的相关较低。具体如表 2 所示。因此,经过普适化和单一属性处理的社会善念变式一的信效度较差,不能有效测量个体社会善念。

表 2 社会善念与效标变量的相关表

	社会善念	宜人性	信任	移情关怀	观点采择	社会价值取向
社会善念	-					
宜人性	0.162	-				
信任	0.029	0.518**	-			
移情关怀	0.088	0.148	0.382**	-		
观点采择	0.047	0.180	0.158	0.205	-	
社会价值取向	0.040	0.412**	0.208	0.121	0.057	-

注:\*\* $p < 0.01$ , \* $p < 0.05$ ,下同。

## 3 研究 2 社会善念测量变式二的探索:偏好控制

### 3.1 研究目的

在研究 1 的基础上,加入物品偏好控制,再次进行探索,检验个体层面的社会善念变式二的信效度,确立本土化社会善念测量范式。

### 3.2 研究方法

#### 3.2.1 被试

在腾讯问卷平台上“回答小组”招募 114 名被试,70 名男性,44 名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 11 人,本科学历 90 人,研究生学历 13 人。年龄 18~50 岁( $M = 25.86$ ,  $SD = 6.17$ )。

#### 3.2.2 研究程序

在研究 1 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学者对于社会善念测量范式的改编(Mischkowski et al., 2018),进行了呈现顺序和物品数量的改编设计(见表 3),形成社会善念变式二。

该变式需要将实验条件和控制条件结合在一起进行计分。例如第 1 试次(1 个红苹果,3 个绿苹

果)和第 24 试次(2 个红苹果,2 个绿苹果),如果被试第 1 试次选择 3 个绿苹果中的一个,第 24 试次选择 2 个红苹果中的一个,则表明被试对红苹果存在物品偏好,那么他/她在第 1 试次控制住了红苹果的物品偏好,选择了非唯一的绿苹果,证明被试有很强的社会善念。其他情况均不计分。最终被试计分总和除以 12,即被试的社会善念分数。分数越高,表明社会善念越强。

表 3 社会善念变式 2 中的物品呈现顺序表

试次	物品	实验	物品 a/b 在屏幕的呈现顺序
1	1	S	baaa(b - 唯一选项; a - 社会善念选项)
2	2	S	abaa
3	3	S	aaba
4	4	C	aabb(非结果选择的控制条件)
5	5	C	ahab
6	6	C	baba
7	7	S	aaab(b - 唯一选项; a - 社会善念选项)
8	8	S	baaa

续表 3

试次	物品	实验	物品 a/b 在屏幕的呈现顺序
9	9	S	abaa
10	10	C	bbaa(非结果选择的控制条件)
11	11	C	aabb
12	12	C	ahab
13	12	S	bbab(a-唯一选项;b-社会善念选项)
14	11	S	bbba
15	10	S	abbb
16	9	C	baba(非结果选择的控制条件)
17	8	C	bbaa
18	7	C	aabb
19	6	S	babb(a-唯一选项;b-社会善念选项)
20	5	S	bbab
21	4	S	bbba
22	3	C	ahab(非结果选择的控制条件)
23	2	C	baba
24	1	C	bbaa

注:S代表实验条件,C代表控制条件。

表 4 社会善念与效标变量的相关表

	社会善念	真诚	公平	不贪婪	谦虚	诚实-谦恭	社会价值取向
社会善念	-						
真诚	-0.053	-					
公平	0.199*	0.189	-				
不贪婪	0.221*	0.189	0.287**	-			
谦虚	0.140	-0.144	0.223*	0.412**	-		
诚实-谦恭	0.214*	0.471**	0.716**	0.768**	0.547**	-	
社会价值取向	0.038	0.150	0.400**	0.290**	0.171	0.416**	-

注:真诚、公平、不贪婪、谦虚为“诚实-谦恭”的子维度。

4 研究3 社会善念测量变式三的探索:稀缺刺激

4.1 研究目的

在研究2的基础上,加入物品稀缺属性的刺激,再次进行改编,检验个体层面的社会善念变式三的信效度,确立本土化社会善念测量范式。

4.2 研究方法

4.2.1 被试

在问卷星采用样本服务招募102名被试,49名男性,53名女性。大专及以下学历10人,本科学历81人,研究生学历11人。年龄19~43岁( $M=28.91,SD=5.88$ )。

4.2.2 研究程序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呈现顺序和物品数量的改编设计,全部将各组物品改编为1对3的形式,在设计顺序呈现的时候,遵循完全随机设计,既考虑试次的随机呈现,又要考虑稀缺性物品的在4个物品中的随机呈现(见表5),形成社会善念变

式三。首先将SoMi变式2采用计算机呈现(一个页面呈现一组物品选择),然后将HEXACO诚实-谦恭分量表(Lee & Ashton,2018)、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Murphy et al.,2011)作为效标工具,编制在计算机上,然后发布在腾讯问卷平台上收集数据,做完后进行核查,作答有效发放2元红包。

3.3 研究结果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研究所涉及的7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且第1个因子的解释率为23.45%,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研究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结果表明,个体层面社会善念的均值为0.23,标准差为0.20。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5,但是效标关联效度——与诚实-谦恭相关显著,与公平和不贪婪子维度相关显著;但是与社会价值取向相关不显著。具体见表4。因此,经过普适化和单一属性处理,且控制物品偏好的社会善念变式二仍不能有效测量个体的社会善念。

式三。

该变式也需要将实验条件和控制条件结合计分。例如,第1试次(1个红苹果,3个绿苹果)和第24试次(1个绿苹果,3个红苹果),如果被试第1试次选择3个绿苹果中的一个,第24试次选择3个红苹果中的一个,则表明被试完全控制了对苹果的物品偏好,在两次稀缺性刺激下,依然选择了非唯一的那个物品,证明被试有更强烈的社会善念。其他情况均不计分。最终还是以被试计分的总和除以12,即被试的社会善念分数。分数越高,表明社会善念越强。

表 5 社会善念变式3中的物品呈现顺序表

试次	物品	实验	物品 a/b 在屏幕的呈现顺序
1	1	S	baaa
2	2	S	abaa
3	3	S	aaba
4	4	S	aaab

续表 5

试次	物品	实验	物品 a/b 在屏幕的呈现顺序
5	5	S	aaba
6	6	S	abaa
7	7	S	aaab
8	8	S	baaa
9	9	S	abaa
10	10	S	baaa
11	11	S	aaab
12	12	S	aaba
13	12	C	bbab
14	11	C	bbba
15	10	C	abbb
16	9	C	babb
17	8	C	abbb
18	7	C	bbba
19	6	C	babb
20	5	C	bbab
21	4	C	bbba
22	3	C	bbab
23	2	C	babb
24	1	C	abbb

注:S代表实验条件,C代表控制条件。

首先将 SoMi 变式 3 采用计算机呈现(一个页面呈现一组物品选择),然后将 HEXACO 诚实-谦恭和宜人性分量表(Lee & Ashton, 2018)、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Murphy et al., 2011)作为效标工具,编制在计算机上,然后发布在腾讯问卷平台上收集数据,做完后进行核查,作答有效发放 2 元红包。

#### 4.3 研究结果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研究所涉及的 12 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 1,且第 1 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18.49%,低于 40% 的临界标准,表明研究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结果表明,个体层面社会善念的均值为 0.36,标准差为 0.35。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923。关于效标关联效度:与诚实-谦恭相关显著( $r=0.28$ ,  $p<0.01$ );与宜人性相关显著( $r=0.18$ ,  $p<0.05$ );与社会价值取向相关显著( $r=0.24$ ,  $p<0.05$ )。具体如表 6 所示。因此,经过普适化和单一属性处理、控制物品偏好、关注稀缺刺激而改编的社会善念变式 3,准确有效地测量了个体社会善念。

表 6 社会善念与效标变量的相关表

	社会善念	真诚	公平	不贪婪	谦虚	诚实-谦恭	宽容	温顺	适应	耐心	宜人性	社会价值取向
社会善念	-											
真诚	0.228*	-										
公平	0.117	0.559**	-									
不贪婪	0.263**	0.436**	0.245*	-								
谦虚	0.177	0.108	0.124	0.439**	-							
诚实-谦恭	0.280**	0.756**	0.700**	0.761**	0.578**	-						
宽容	0.059	0.438**	0.260**	0.305**	0.050	0.380**	-					
温顺	0.205*	0.407**	0.384**	0.360**	0.172	0.477**	0.648**	-				
适应	0.047	0.425**	0.293**	0.348**	0.094	0.418**	0.481**	0.561**	-			
耐心	0.249*	0.501**	0.350**	0.300**	0.067	0.439**	0.578**	0.567**	0.412**	-		
宜人性	0.181*	0.544**	0.394**	0.402**	0.117	0.525**	0.854**	0.859**	0.737**	0.787**	-	
社会价值取向	0.235*	0.438**	0.446**	0.322**	0.406**	0.574**	0.297**	0.394**	0.174	0.277**	0.356**	-

注:真诚、公平、不贪婪、谦虚为“诚实-谦恭”的子维度;宽容、温顺、适应、耐心为“宜人性”的子维度。

## 5 讨论

### 5.1 关于社会善念测量变式一

社会善念变式一所测的社会善念与大五人格因素中的宜人性相关不高,与社会价值取向相关也很低,这一点与国际研究不一致(Van Doesum et al., 2013)。究其原因,虽然对物品进行了普适化和单一属性处理,但没有改变经典 SoMi 范式的结构,对于这些控制条件中所呈现的物品类别,不可能推断出被试对某一种对象类型的真正偏爱。同时,从实验外部误差的角度分析,结合预测后与学生的访谈

发现,被试对于物品选择任务存在比较大困惑,特别是在 3 个完全相同的物品中做出选择的时候,干扰了思考“我先选择,然后其他人才能选择”的念头,所以造成一些信息损失;另外,部分被试对于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验也存在一定的不适应;这也许是造成效标关联结果不甚理想的原因。

### 5.2 关于社会善念测量变式二

社会善念变式二所测的社会善念与诚实-谦恭相关达到 0.214,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相似(Van Doesum et al., 2020; Van Doesum et al., 2013)。但

其与社会价值取向相关不显著,这与前人研究不一致(Van Doesum et al., 2013),推测其原因,除了物品偏好可能需要更严苛的控制之外,对于物品稀缺性的选择偏好是否也应该考虑在内。因为最原始的来源——笔选择范式在探讨文化选择的时候发现,如果不进行任何控制,个体更倾向于选择稀缺唯一的物品(Hashimoto et al., 2011)。因此,研究在改编设计社会善念变式的时候,必须要关注稀缺属性对个体的刺激。

### 5.3 关于社会善念测量变式三

从信度指标看,社会善念测量变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达到了0.923,说明完全统一的一对三的物品呈现方式具有高度一致性,对于被试来讲困扰性也比较低,较好地解决了经典范式完全相同的3个物品所带来的困扰以及对测量带来的误差。

从效度指标来看,其所测的社会善念与诚实-谦恭、宜人性和社会价值取向均有较高的显著性相关,特别是与社会价值取向的高相关,与前人的研究保持一致(Van Doesum et al., 2013),也印证了社会善念具有较高的亲社会价值取向的结论(Van Lange & Van Doesum, 2015)。进一步分析,变式3所测的社会善念与诚实-谦恭中的真诚和不贪婪维度相关显著,与宜人性中的温顺和耐心维度相关显著。综合研究2结果,社会善念与谦虚一直都相关较低,这一点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不一致(Van Doesum et al., 2020)。这可能与中国的谦虚文化有关,大多数国人都是以谦虚为美德,所以不具有很好的区分度,表现为相关不显著。

综上,社会善念测量变式三充分考虑了物品属性、偏好控制和稀缺刺激因素,经过实证探索具有很好的信效度。鉴于该测量范式的实验性,研究的信效度检验主要关注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效标关联效度指标,未来可将物品选择实验推广到真实生活情境中,以检验其外部生态效度,为社会善念研究结果在社会人际交往场景中的应用奠定基础。

## 6 结论

经过物品本土普适化和单一属性处理、控制物品偏好、关注稀缺刺激而改编的社会善念测量变式三,准确有效地测量了个体的社会善念,可以作为国内研究社会善念的基础工具。

### 参考文献

陈满琪. (2016). 社会正念及其与道德关系的研究.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1), 151-164.

陈琪, 陈冰, 刘来, 赵玉芳, 吴宗辉. (2020). 催产素对社会善念的提升作用. *心理科学*, 43(3), 712-717.

陈雅姣. (2019). 感知社会正念和心理距离对大学生信任修复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

仇不凡. (2019). 藏族学生的社会善念及合作行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河北师范大学.

窦凯, 刘耀中, 王玉洁, 聂衍刚. (2018a). “乐”于合作: 感知社会善念诱导合作行为的情绪机制. *心理学报*, 50(1), 101-114.

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刘耀中. (2018b). 信任还是设防? 互动博弈中社会善念对合作行为的促进效应. *心理科学*, 41(2), 390-396.

窦凯. (2016). 感知社会正念: 有效促进合作行为的心理机制(博士学位论文). 暨南大学.

刘嘉. (2018). 社会阶层对社会正念的影响: 合作/竞争的作用(硕士学位论文). 宁夏大学.

戎辛, 孙炳海, 黄小忠, 蔡昱颖, 李伟健. (2010). 人际反应指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2), 158-160.

田一, 王莉, 许燕, 焦丽颖. (2021). 中国人社会善念的心理结构. *心理学报*, 53(9), 1003-1017.

杨翠. (2020). 女大学生感知社会善念对合作表现及脑间活动同步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体育学院.

张凤凤, 董毅, 汪凯, 詹志禹, 谢伦芳. (2010).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的信度及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2), 155-157.

Benet-Martínez, V., & John, O. P. (1998). Los cinco grandes across cultures and ethnic groups: Multitrait-multimethod analyses of the Big Five in Spanish and Englis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3), 729-750.

Davis, M. H. (1983).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Evidence for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1), 113-126.

Dou, K., Wang, Y. J., Li, J. B., Li, J. J., & Nie, Y. G. (2018). Perceiving high social mindfulness during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promotes cooperative behaviour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1(1-2), 97-106.

Hashimoto, H., Li, Y., & Yamagishi, T. (2011). Beliefs and preferences in cultural agents and cultural game player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2), 140-147.

Higgins, E. T. (1998).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Regulatory focus as a motivational principle.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0, pp. 1-46). Academic Press.

Kim, H., & Markus, H. R. (1999). Deviance or uniqueness, harmony or conformity? A cultural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4), 785-800.

Lee, K., & Ashton, M. C. (2018).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HEXACO-100. *Assessment*, 25(5), 543-556.

- Lockwood, P. , Jordan, C. H. , & Kunda, Z. (2002). Motivation by positive or negative role models: Regulatory focus determines who will best inspire 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4), 854.
- Mischkowski, D. , Thielmann, I. , & Glöckner, A. (2018). Think it through before making a choice? Processing mode does not influence social mindful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4, 85 – 97.
- Murphy, R. O. , Ackermann, K. A. , & Handgraaf, M. J. J. (2011). Measuring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6(8), 771 – 781.
- Van Doesum, N. J. (2016). *Social mindfulness*. Ipskamp drukkers BV.
- Van Doesum, N. J. , de Vries, R. E. , Blokland, A. A. J. , Hill, J. M. , Kuhlman, D. M. , Stivers, A. W. , . . . Van Lange, P. A. M. (2020). Social mindfulness: Prosocial the active way.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5(2), 183 – 193.
- Van Doesum, N. J. , Murphy, R. O. , Gallucci, M. , Aharonov – Majar, E. , Athenstaedt, U. , Au, W. T. , . . . Buchan, N. R. (2021). Social mindfulness and prosociality vary across the glob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8(35), 1 – 9.
- Van Doesum, N. J. , Van Lange, D. A. W. , & Van Lange, P. A. M. (2013). Social mindfulness: Skill and will to navigate the social wor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1), 86 – 103.
- Van Doesum, N. J. , Van Prooijen, J. W. , Verburgh, L. , & Van Lange, P. A. M. (2016). Social hostility in soccer and beyond. *Plos One*, 11(4), 1 – 13.
- Van Lange, P. A. M. , & Van Doesum, N. J. (2015). Social mindfulness and social hostility.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3(4), 18 – 24.
- Yamagishi, T. , & Yamagishi, M. (1994). 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8(2), 129 – 166.

##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

Tian Yi<sup>1</sup>, Wang Li<sup>2</sup>, Xu Yan<sup>3</sup>, Jiao Liying<sup>4</sup>

(1. Pedagogic Research Center for Basic Education, Beijing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6;

2.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3.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4.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Social mindfulness refers to the good qualities of an individual,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situation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being able to perceive the state of others, being willing to respect the other's choices and make goodwill to transfer the rights. The 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 (SoMi) is a classic paradigm for measuring social mindfulness,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pen – choice paradigm. Based on the classical 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 the study explored the localized 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 from three aspects: goods processing, preference control and scarcity st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nal 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 III had bette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cross – cultural measurement and research of social mindfulness.

**Key words:** 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 Chinese versio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